



金門文學叢刊

【第一輯】

# 時間懺悔錄

黃克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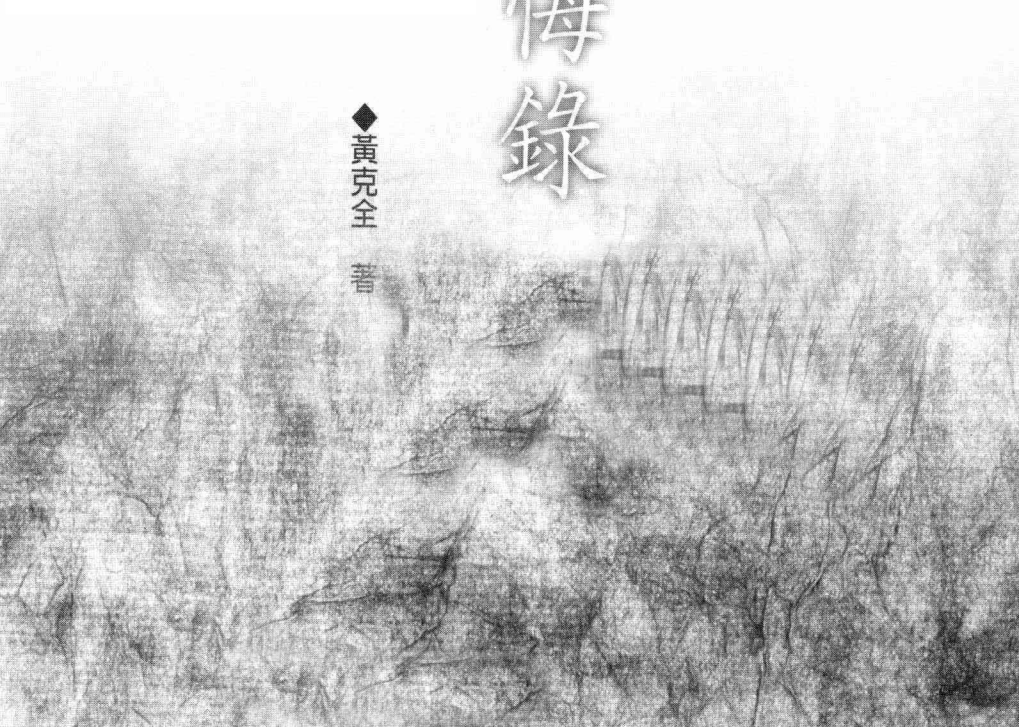


金門縣政府  
聯經出版公司 聯合出版

《金門文學叢刊》

# 時間懺悔錄

◆黃克全 著



**時間懺悔錄** / 黃克全著 . --初版 .

--臺北市：聯經，2003 年（民 92）

192 面；14.8×21 公分 .

（金門文學叢刊：km003）

ISBN 957-08-2660-6(一套：精裝)

ISBN 957-08-2655-X(單冊：精裝)

857.7

92018681



黃克全

筆名金沙寒、黃啓、黃頌、平川、浯江廿四劃生，1952年生於金門金沙鎮，輔仁大學中文畢業，歷任書評書目雜誌編輯，文訊雜誌特約編輯，長年投入執著創作，曾先後榮獲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類銀像獎、埔光文藝小說類佳作、光復書局第一屆春暉青年文藝獎助金等。作品豐富，並以研究七等生知名文壇，其中《太人性的小鎮》、《夜戲》、《時間懺悔錄》等小說集皆以早期金門為故事背景。作品目錄先後收錄在《中華民國作家作品集》（1999版）、《當代台灣作家編目》（1949-1993）及《台灣文學作家年表與作品總錄》（1945-2000）。

## 金門·打造文學黃金島

炆烽自就任以來，始終以「觀光立縣，文化金門」的宏旨，期勉鄉親同心愛金門，協力建家園，為實踐「讓兩岸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的終極目標，開創金門美好的遠景而努力，在海內外鄉親的期許下，我們正戮力拓展大家的希望與未來。

當前金門鄉親僑居海外，旅居台灣各地甚多，但對於金門，卻都有著同樣的關懷與期待，炆烽甚為感謝他們對家鄉的關心，並深刻體認這種關懷鄉土，熱愛家園的濃郁情誼即是深厚的文化表現。這種濃烈情懷，藉由文學的力量引發出來，讓人更加體認金門這塊島嶼的魅力所在，《金門文學叢刊》的出版，正有其時代的意義與寬廣的標的。

金門位居大陸東南海隅，自晉以來，即深受中華國祚脈絡牽動，跟隨著波濤起舞，而醞釀著豐富的人文資源。隨著時代潮流前進，金門因戰火而知名國際。更因地緣而關聯著兩岸未來的動向。在世代更替中，金門並未能因蕞爾小島而倖免於難，卻因豐碩的人文背景而崢嶸世間，因而有「雄鎮海門」之期許，更有「海濱鄒魯」之美譽。

民國以來，金門與海棠生命歷程更加緊繫在一起，盜寇侵犯、戰火頻仍，艱困的環境猶讓

金門更加堅韌與紮實。飽受戰火洗禮的金門，猶為台澎寶島屏障，因傲然挺立而舉世震驚，終以堅強堡壘的風貌屹立在國際舞台上。

當前國際地球村的熱潮蔓延之際，金門集閩南、僑鄉、戰地等獨特的風格背景顯得格外醒目。邁過千禧年，金門更扮演著心繫兩岸，情牽萬里的臍帶要角，捨我其誰的拉緊兩岸鄉親的心手，抓緊著國際世人的眼光，金門雖為蕞爾小島，卻是座散發著金鑽般光芒的島嶼，在中華與國際間撰寫著傳奇的史篇。

文化為立縣之張本，文學則為文化發展之根基。文學不僅具體反映著鄉親們的生活實況，更豐潤了鄉親們的生活內涵。歷史的長河鋪成金門豐碩的薈萃人文，匯集著豐富的寫作素材，提供了金門文學無限寬廣的可能，在「文化金門」的宏旨下，《金門文學叢刊》因而問世。

金門早期豐富的人文資源，近五十餘年的戰地體驗，提供了鄉親想像與寫作空間莫大的發揮。《金門文學叢刊》解讀著文化的金門，在時間的縱線上表現其生命歷程的豐富多變，空間的橫線上則展現著繁衍海內外的濟濟人才，這一套叢刊，正是寫出這一代金門鄉親的責任與厚望，企望描繪出金門的豐盛與堅實。

幾十年來，眾多熱愛寫作的鄉親們，默默地在文學園地裡耕耘不輟，過程辛苦，卻樂在其中，如今在文壇上皆做出一番貢獻。《金門文學叢刊》記述著文學的金門，鄉親們基於關懷金門，熱愛家鄉，進而以感恩心情去觀察社會，瞭解家園，並以神來之筆，描寫著理性的家鄉與

感性的鄉情，結合文化尋根與熱愛鄉土，鄉親們終於探求到文學的真諦。

《金門文學叢刊》的出版，正為眾多熱愛寫作的鄉親們開啓發表成果的園地，不僅是對他們的努力做出歷史的肯定，更期望藉此推展文藝活動，落實文化扎根工作。我們更盼望地區眾多文藝創作者能共襄盛舉，延續文學薪傳，共同拓展一條堅實的文學大道。

《金門文學叢刊》的編成，係以金門的歷史發展為經，鄉親們的生活軌跡為緯，整合出版海內外金門籍作家的作品集，藉以展現出「文學的金門，活力的島嶼」。在叢刊中，鄉親們將濃郁鄉情融入字裡行間，為花崗岩島留下永垂不朽的詩篇，堅實的金門終將逐步成為馨香四溢的文學之島。

我們希望《金門文學叢刊》能夠走進每個鄉親的家庭與心靈，開啓全民閱讀風氣，在濃烈書卷裡體會分享與感恩的真義，讓海內外的鄉親得以從文學中親近金門，進而從文學中激發愛鄉濃情。大家藉由文學的共鳴提升為文化的根植，我們以貼切的心與熱烈的情共同打造「文化金門」，期勉金門成為儒林之島。

我們盼望《金門文學叢刊》能夠打動世人的心，就從這一份文學盛禮，讓我們向大家推介花崗岩島的真善美。在千百年來的歷史鍛鍊中，金門雕琢成一個堅實剛毅的堡壘，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我們卻能體認著她深藏內心的溫柔與真誠，金門鄉親始終關懷世界，金門也期待世人的關懷。

我們期待《金門文學叢刊》能夠成為經典，並呈現金門的完美，進而與世人相互關懷與勉勵。我們期望凝聚海內外鄉親心向故鄉的濃郁情愫，且令兩岸炎黃子孫認識金門，關懷金門，更讓金門與世界同步翱翔在新的世紀裡。

字  
之  
年  
歲  
謹  
識



# 為濕最高花（代序）

黃克全

李商隱有一首五言絕句，讀之總教人默然以對。這首題曰〈天涯〉的詩只有短短二十個字：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

李商隱一生落拓，這首詩想必是在流離孤寂的客途中吟出的。時人及後世的我們不禁要問：鶯啼之淚何由？那株最高的花又是什麼？只不過詩人的心永遠是個謎，他人只能揣臆。

詩到了晚唐，一個燁燁如焰的時代即將熄滅，化作灰燼。那結束的圖景及方式如此淒涼驚心，詩人勢必無法如佛家那樣低眉頷首，漠然微笑，非要拚搏喊出一句什麼。只是，這句「什麼」的身姿及語調，終竟也要化成塵泥，一如那個光燦騰亮的時代，一如李義山個人，也一如娑婆世界的每一樁人事。

寫作者的命數在於，他永遠要去濕濡那株最高的花枝，先之以淚，繼之以血，不管那朵花帶給自己的是歡欣或苦痛，就像李商隱在另一首〈北青蘿〉詩裡所說的：「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然而，我決心此後要躍過這個愛憎的世界，朝縱浪大化、無憂亦無懼的國度前進，那裡該有更高的價值與尊嚴，以及歡喜和寧靜。

我把這本集子用來紀念亡賢妻溫秀滿，還有大弟克福。這些年來，只有他們兩人明白我在做什麼。

# 目次

金門・打造文學黃金島（李炷烽）／i

為濕最高花（代序）／v

玻璃牙齒的狼／001

夢幻之釘／011

譙馬來／021

酷刑／027

抒情詩／034

四個故事／044

夜遊主人／058

夢外的人／075

時間懺悔錄／092

淘井記／103

金頭顱／119

脫逃術／134

八指／147

夢不停／163

## 玻璃牙齒的狼

他來了，他是帶著玻璃牙齒的狼，在小圓盒裏吃著時間。

——布魯東

### 一

——你討厭小孩？那你不會懂得我們中國古老哲學中那種真淳的精神的。伊這般說時，我打從心底會微微一驚，隨即也就釋然了。有一陣子，我幾乎忘了伊本來就是個那種庸情俗智、而卻又愛故作睿雅的女子，伊的玄思的附會總使伊周身顯示出一種可笑底氤氳。不喜歡那些刁頑無知的小鬼，何至於竟也能跟中國哲學扯上關係了？有時我努力溯憶與伊初識的情愫的緣由，那些因緣總是羈結不清，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我暗忖伊鼻翼兩旁惹人憐愛的雀斑是使我動心的激素之一吧？剛交往的那段日子，我常愛喊伊作「小芝麻」或「甜芝麻」什麼的，而伊每次總會像一隻兀奮的小雞般咯咯的嘻笑著躲閃著。

不過，緣何伊會講了那句話呢？對了，中午的時候，伊瞞著我買了一隻塑膠冰球，趁著我

在草地上跟伊親熱時，伊條地把半溶的小冰球偷偷塞進我套衫內裏。奸計得逞，伊得意地坐起笑拍著手。

起先我也並不是真的想生氣，平常伊就常愛玩諸如此類的惡作劇，我曉得伊這般促狹，無非只是想試試我們兩人彼此是否已達到那種心有靈犀的親契的程度罷了。雖然我時而不免厭惡這種濫俗不堪的情愛戲謔，但是，我終竟還是壓抑著。有時，一個嬌憨純真的女子如伊這種對男女歡逐之情攀仰的神態，確乎也是不能不令墮落如我者的男子爲之深深動容的。因此，儘管幾次伊的舉止踰分了些，我也都忍著了。我都爲著兩排纖密楚楚的雀斑而格外順著伊啊！

然而這次不知何以我卻驀地感到不滿而竟致惱怒了起來，我說過，原先我也並不是真的想生氣，然而，當我一眼瞧見那只淡藍色、半溶了的小冰球時，某些細碎的回憶猝不及防地脆爆濺開來了。那時候，午後的陽光已偏斜了些，草地上有著極其亮麗的水珠以及極其亮麗的風。

我們坐在那兒賭了一會兒悶氣，後來——後來我自然又跟伊打破僵局兩人和解了，似乎每次都是這般無趣、可以預料的結局。我竭力抑制住厭責自己的游思，我們繼續坐在綿密的韓國草上享受陣陣從半涸的溪谷裏徐徐吹拂過來淡漠無憂的風。後來，伊心血來潮的就講了上面那句什麼小孩跟中國哲學相關係之類的話。

我當然不會傻到去跟像伊這般的女子討論什麼關於哲學精神的問題，但是——哎，不知怎麼地，我竟然把那只藍色小冰球的因果全對伊說了，這給了我某種近乎出賣自己的冷笑，但

是，我毋寧卻是在這陣出賣的冷笑的觀感中竊取了一份慰藉的，我對於這種意識的隱逆感到十分的鄙棄，然而，這份鄙棄又屬於什麼呢？呵，還是別去管這些吧！總之，我在自抑的眼淚與冷笑間把故事都告訴了伊，伊這回倒是很專注的聆聽著我的話語，這使我也不由得不跟著嚴肅正經了起來。

## 二

我本來不是獨生子的，我下面還有一個弟弟，（我這般說時，伊不由大大驚奇著了，以前她曾經說我生性孤僻，就是身為獨子的緣故。）我十六歲那年，娘生下了弟弟，老蚌得珠，娘跟爸自然都笑得合不攏嘴，弟弟還是我命名的呢，我想了好多久，給伊取了個名字叫「克強」。

不料往後伊卻事與願違，孱弱的身子經年不是發燒就是肚瀉，我現在還能清晰的記得我娘在夜裡惶急地用花揩巾將渾身燙燒的弟弟兜在胸前，半眠三更趕暗路去街上敲劉醫官診所的情景呢。但總算神明庇庇，弟弟安然度過了最艱苦的前四年。

緊隨著伊卻染患了癩痢頭，也就是我們家鄉通常俗稱的「臭頭」。臭頭說病不是病，卻又最難纏最痛楚不堪。每隔三五日，爸即須上山一趟，尋掘特治臭頭用的草藥「苦根芽」。先把「苦根芽」的根莖洗淨放入青石臼裡和水搗成漿汁，然後取出，薄薄一層，敷塗在伊頭上蓄膿的部

位，敷上墨青漿泥的頭上東一撮西一撮地露出短髮，遠遠望去，宛若頂覆著一只鍋蓋。

在夏天，患處特別容易長膿，黃紅滲渾的膿汁頂破覆罩的鍋蓋，從赤蝦斑爛的瘡口迸流出，絲絲洶落眉頭，絲絲洶落頸沿，那模樣就更直如舞台上從幕後施施走出的丑角。當我背著伊時，一股窒鼻的異味自伊頭上透出——我不能自禁的懷著悲哀而又微微察覺的厭惡與愛，斜睨著身後的伊。

伊在家裡特別受疼寵著，尤其是我娘，我想伊是懷負著補償性質的、絕望般的母子之愛，撫育著臭頭弟弟的。白天，背著伊整天團轉做著家事，夜裡，伊的頭皮被苦根芽藥泥繃緊，致疼痛得忍不住哭了起來，娘就起身下床，抱著伊在房內繞前走後，哄伊安眠。

然而伊平日絕少哭鬧，臭頭症狀好點時，伊也常愛自己循著牆緣兀自無聲無語地玩著。往往，全家吃飯間，伊即搶先溜下餐桌，我們也即緘默地看著伊獨自在那邊不知所以的繞行著。然後，我娘常即趨步上前，語調乾噁地說：「阿強臭頭能賺大錢啊。」

便把伊抱往別處去了。但倘使你眼尖，你能夠瞥及娘眼裡充盈的淚珠哩。

## 二

而終其短暫如瞬火的一生，臭頭弟弟似乎不曾說過一句清晰、完整的話。假使要算有的

話，那也僅是那麼一次了，正是，或許如此才使得那特殊的印象凸顯得尤其尖銳吧？那天爸扛了犁頭與十二齒欲上山，拐過巷子盡頭前，正在厝邊捏土玩沙的臭頭弟弟那雙平日滯凝的眼睛，不知何以竟能一眼即閃警覺，他連跌帶爬的從地上翻起，趕到牆角的巷口，哭喊喚呼：「爸，不要去山上，回家來啦！」或竟並不是這句話的亦未可知，總之——於是爸急忙轉身趕回來，驚喜地撫拍著伊的背，安慰伊說：「爸不去，爸不去，阿強乖，莫哭、莫哭，爸不去山上就是。」

那幾天，爸在人前不住地誇耀這件事，直若是多麼了不得。然而，日後當他漸漸意識到這原是復讎之神的牢獄，那使整個事情都變成一項反諷的命運底嘲弄，他必定但願此一回憶不致變成一個啃蝕彼底心靈底惡魔。

有一次回娘在天井裡推磨磨豆漿，伊在一旁站在約莫尺半高的階緣上，仰頭回望著娘喊道：「娘，看啦，要跳了！」伊果然往下一跳，娘則一逕地噴噴著。伊死後的前一兩年，爸跟娘還不時會講到這一兩檔事，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竟然成了生者與死者之間唯一的羈繫，而且反覆的披瀝著。漸漸地，他們都嚟口沈默了，偶爾，誰再不知趣的提起，娘只是僵漠地說：「討債兒啊。」便把臉轉過一邊。

往後慢慢地，一股無定著任一對象的、無端的、悲忿的不滿亦從我心底滋生了，同時，我亦想到，生者原來是比死者更加不幸千萬倍的，但是爸跟娘他們似乎有著天生化解這種不幸的



免疫力之類的強韌的東西，而我沒有，於是我必需單獨承擔這種對弟弟親情之愛的殘酷底自我迫害了。之後我也常想起一位北歐駝背者的話，他說愛是被恨的，那麼我對那可憐的臭頭的弟弟，在那一切的背後的背後究竟是存懷著什麼樣底心情呢？

我說到這兒，不意伊在一旁眼角濡濕了且哽咽了起來，我想像伊在我方才不注意的時刻，必已然偷偷哭泣了好一會了吧？而我竟也因著一份莫名的自我欺瞞的感動，愛憐的摟吻著伊說：「莫哭，莫哭，小芝麻，莫哭。」就像那時爸哄撫著臭頭弟弟一般。然則，我滲流著羞慚與不屑，低頭睨睇著眼前這位爲我所顧念的女子，我對伊這種其實是輕蔑著的情愛，是否也是對自己的某種逆向的折磨的愛呢？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末了，伊止住了淚珠，抬頭帶著自以爲了然看透我底心底語調說：

——雖然這樣，你到底還是愛著你的弟弟的吧！

我沒有回答伊，我本來要說恨的，但是這個字眼現已然十分恍惚與可笑了，於是不知是厭倦或是什麼的，我終於忍住了，而只報以伊一個無謂的笑。

——但是，那只藍色的塑膠冰球到底怎樣了？伊問。

——沒什麼，我不喜歡藍色的冰球就是了。我淡漠的說。

——那爲什麼呀？伊眨著伊那纖密的眼睫，又說：

——是不是它觸碰到你心裡的某一項隱情了，佛洛依德說，這叫早年形成的，喔！叫做